

一片可以冒险的荒原，一位需要拯救的美人，
一个关于英雄的梦和一把锐不可当的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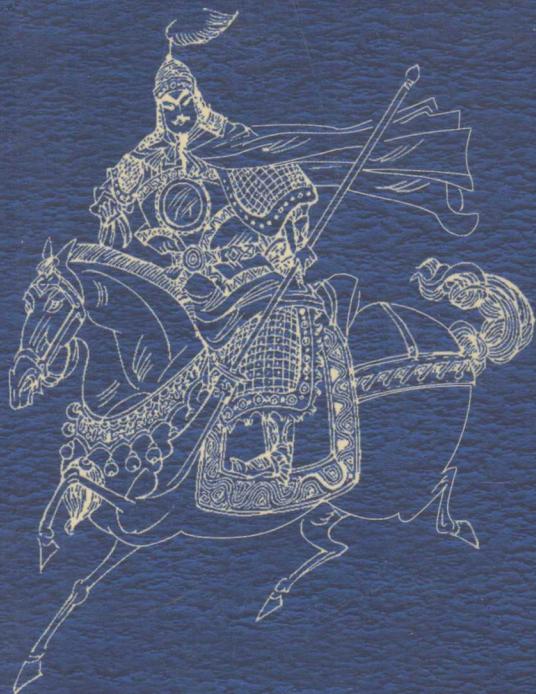
上

杨永峰

著

战神卫青

将军成长实录·一曲英雄赞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上



杨永峰

著

战神卫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神卫青：全二册 / 杨永峰著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7

ISBN 978-7-5502-8273-5

I . ①战… II . ①杨…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7829 号

战神卫青：全二册

作 者：杨永峰

选题策划：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龚 将 夏应鹏

策划编辑：孙惠芳 欧阳秀娟

封面设计：小徐书装

版式设计：张 敏

责任校对：孙惠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60 千字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41 印张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8273-5

定价：69.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58572848



前 言

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

读史，就像在做一个宁静的梦。仿佛刹那之间，我们的心神已经走过了很长的岁月。我们参与了他人的生命，为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奋斗。彷徨、孤独、焦虑，生命中所有的纠结和痛苦，只因尚有未湮灭的梦想。

这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

一个人，一片可以冒险的荒原，一位需要拯救的美人，一个关于英雄的梦和一把锐不可当的剑。

我将为你们讲述这个故事。

在那个世界，他一无所有，除了勇气。他努力站起来，却又不断跌倒；他经历失落与绝望，体验美丽而不尽如人意的生命，用时间和信心开拓一片安身立命之所。他用掷地有声的史实告诉后人：英雄不是存在于玄幻和穿越的意淫当中，而是存在于实实在在的生活的磨砺中。

他就是卫青。

作为主人公，卫青性格鲜明，从小历经磨难却自强不息，既是一位金戈铁马的热血英雄，又是一位温润如玉的翩翩君子。他用一生诠释着自强不息的生命价值，生如浮萍又怎样，一样能扎根立命，长成参天大树。他的故事，不是传奇，胜似传奇。

笔者希望这个既不跌宕幽悬也不曲折离奇的故事能给今天无数颓废着或奋斗着的年轻人一个启示、一个梦想、一种鼓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目
录

引 子 / 001

第一章 生如浮萍

1. 奴隶之子 / 005
2. 淮阴侯往事 / 014
3. 回到郑家 / 021
4. 月影 / 032
5. 少年伙伴 / 043
6. 初识汉军 / 050
7. 大道初涉 / 057
8. 情殇 / 065
9. 雪夜奔逃 / 076

第二章 青春无敌

1. 虎狼之争 / 085
2. 永远的秦人 / 094
3. 惊鸿一瞥 / 102
4. 情愫暗生 / 113
5. 平阳公主 / 121
6. 凶险旅程 / 132

第三章 初露峥嵘

1. 京都长安 / 144
2. 国失明君 / 149
3. 新君刘彻 / 158
4. 建元新政 / 165
5. 峥嵘初现 / 173
6. 金风玉露 / 180

第四章 一路向北

1. 建章营骑 / 189
2. 跻身中枢 / 197
3. 郑当时 / 202
4. 一路向北 / 212
5. 侠以武犯禁 / 221

第五章 深入虎穴

1. 河套故地 / 232
2. 赵信 / 242
3. 男儿一诺 / 250
4. 赵信归汉 / 259
5. 新贵之家 / 267
6. 聂壹 / 273
7. 匈奴王庭 / 279
8. 上林苑 / 286
9. 马邑之谋 / 295
10. 设立内朝 / 307
11. 结发夫妻 / 314

引 子

“将军沙场百战还，一朝卸甲归田园。功而弗居身引退，不期青史留令名。自有公义在人心，难却生前身后名。”

元封五年，匈奴遣使入长安，呈国书于武帝，言：“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和亲以来，又有舅甥之情……”表达了企盼恢复和亲的意愿。

汉武帝读罢大笑道：“哈哈哈，打了几十年，终于把匈奴人打服了，终于有句软话了。”遂将国书给众臣传阅，众人无不喜笑颜开。

自有北方之患，这是匈奴人第一次收起狂妄，俯首求和，言辞之中，虽不称臣，却已无往日的咄咄逼人。数万将士血染沙场，耗费百万钱财，终于让不可一世的匈奴蛮夷仰视天朝上国的威仪。

随匈奴而来的还有西域诸国的使节。西域千里之地，大小数十个国家，大多俯首称臣，愿为大汉属国。

这是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亘古未有的盛事，自此，汉之文教声威播撒到了新的疆域。

未央宫，宣和殿，数十名使节黑压压的跪倒一地，全部操着或流利或生涩的汉语，表达着对大汉的崇敬和向往，让武帝想起往日接见匈奴使者的情形。那时的匈奴人从来都是趾高气扬，操着一口大汉众臣听不懂的匈奴语，才不会管上面坐着的皇帝是否能听懂呢！再看今日，匈奴使臣小心翼翼，亦步亦趋。此番情境，看得刘彻心情大好。

匈奴和西域诸国的使节刚刚离开长安，刘彻就坐不住了。打了几十年，



最高兴的莫过于终于将匈奴打服了，而西域一千小国归顺，不过是胜利的附带品。

极大的成就感中，刘彻想到了卫青。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三十年前的惊鸿一瞥，造就了一个奴隶的传奇，也造就了今日大汉的辉煌。是刘彻给了卫青一个舞台，卫青也尽情挥洒，谱写了一曲壮歌。

当年，卫青凭借漠北一役打得匈奴远遁，自此边关再无大规模战事，而他以大将军大司马的身份成为百官之首，总摄朝政。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卫青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便刻意远离朝堂，在自小生活过的汾水河畔过起了隐居生活。也许是沙场征战耗人心神，几年前，不到五旬的卫青已显老迈之相，时常卧病在床，世事无常，也许哪天死神就要带走曾经英姿勃发的他。

“这份荣耀，你卫青却无缘得见，这是你的憾事，也是朕的憾事啊。”刘彻自言自语，“罢了，你躲开了朕，在乡间享清福，朕就去看你，朕要和你共享胜利的喜悦，朕要给你该有的荣耀。”

刘彻心中默念，这个愿望已经不可阻挡。

三千羽林军拱卫着御驾，三日之后从长安北门逶迤而出，延绵数十里，直奔河东而去，数日后便抵达汾水之滨。大将军卫青闻讯而动，西行六十里迎接圣驾。

天子行辕停在了汾水河畔，御帐在一处依山傍水的草地上拔地而起，羽林军环绕着皇帝行营扎营，军帐鳞次栉比，呈众星捧月之状。最外层的栅栏也竖起来了，配合三尺深五尺宽的壕沟，完全是一副战时军营的样子。

“大将军就住这里，我们就要见到大将军了。”羽林军中不时有人交头接耳，年轻军人难掩兴奋之色。

卫青之于汉军，是一个传奇。三十年前，这支经历了六十年和平与安逸的军队，遇上了草原上的劲敌，剽悍的敌人让他们屡屡蒙耻。是卫青，让汉军重新焕发了新生，自此驰骋草原大漠，横扫西域。

关于卫青的故事，是汉军的骄傲，也是这支军队的灵魂。今天，汉家儿郎就要见到传奇的卫大将军了，怎能不让他们热血沸腾？

卫青已然满头白发，年仅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老态尽显，病痛折磨得他早已骑不得马，只好乘着一顶软榻前来见驾。接近行营时，巡逻的军士已经认出了他。

“大将军，快看，那是大将军……”

随着一个年纪稍长的校尉一声大喊，所有的士兵都围了过来，热切地喊着：“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可好！”人们不会忘记英雄，今天他们用军人最朴实无华的礼节，向他们心中的战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卫青远离军营已有十年，大部分将士他都不认得了，只是这些热切的问候，让他备感亲切。

将士们接过农人手中的软榻，一个个过来，簇拥着卫青向御帐走去。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声声殷切的问候，还有一双双激动得饱含热泪的眼睛，让他心里暖暖的。

越来越多的将士听到了呼喊，可是软榻边实在站不下了，所有人自发地分成两列，在大将军就要经过的地方整齐列队，接受大将军的检阅。所有人都双目噙泪，异口同声地高喊：“大将军威武，大将军威武……”

短短的几里路，卫青思绪万千。

军中人声鼎沸，惊动了大帐中的皇帝，皇帝已经脱鞋换常服歇息了，知是卫青来，来不及穿上鞋子，就直奔帐外，随身太监赶紧提鞋跟了出去。

皇帝赤脚，疾速向前数十步。卫青见到皇帝，忙不迭滚落软榻，正待行三叩九拜之礼，皇帝已经上前，拉住了他的手。

君臣相对，默默无言，唯有眼中的泪水告诉旁人，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们读懂的是彼此的内心。

故人相见，卫青的病痛似乎也减轻了不少，当日，皇帝下旨，在汾水之上备大船，赐卫青皇家酒宴。

刘彻感慨道：“汾水是你卫青长大的地方，可惜流水依旧，将军老矣。你我当年驰骋上林苑，是何等英姿勃发。”

卫青道：“是啊，岁月不饶人啊，臣已经老了，陛下却依然生龙活虎。”

“岁月催人，卫青可还记得当年，朕不过十八岁，你卫青也是翩翩少年郎……”



饮至半酣，舟行过处，只见秋日落木萧瑟，两岸秋菊泛黄，秋水长天，相映成趣，可绝美景致中却又略带凄凉。武帝叹韶华易逝，就如同昔日的佳人容颜老去、秋日的菊残，感慨良久，突然诗兴大起，起身望着涛涛的大江吟唱道：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武帝边吟边舞，久久不能平静。

卫青也微微醺然，思绪不由得飘远了。回顾一生，童年艰辛，少年求知，一生戎马倥偬，却又如水至柔，终成就了今日之卫青。人生如斯，夫复何求？

人生至此，回首恍然如梦。

次年，大将军大司马卫青歿，年四十八。

他这一生，堪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自强不息的楷模，是一个不朽的传奇。

第一章 生如浮萍

1.奴隶之子

河东郡，平阳县，平阳侯府。

是夜，一声嘹亮的啼哭响彻夜空，宣告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黑乎乎的小屋中，一盏麻油灯随风摇曳，冷冷的月光透过窗棂，整个屋子显得凄清而幽静。床上单薄的被子下，产妇已经沉沉睡去。床边的男子面带愁容，看不出丝毫做了父亲的喜悦。

此人是平阳县吏郑季，这个令他愁眉不展的孩子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大将军卫青。而此时，他连给孩子起个名字的心情都没有。

郑季年过三旬，是平阳县衙负责钱粮事务的小吏，家在平阳县城五十里外的郑家庄，妻儿俱全，家中有几十亩水田，自己又在县府做事，也算小康之家。自古官和吏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官可以因政绩而获得升迁，而吏却永远只能是小吏。

平阳县是平阳侯封邑所在。每到秋收之际，郑季便会前往平阳侯府交割当年的钱粮地赋。钱粮劳役牵扯甚广，郑季家又在数十里之外，所以大部分时间就住在侯府。侯府管家安排他住在府中农人佃户所住院内，



郑季嫌其地污秽，多次要求调换，管家经不住央求，便让他住进了仆妇院内。

女人是平阳侯府的家奴。十年前黄河频频改道，河东之地饿殍遍野，平阳侯收留了一批孤儿入府为奴，她便是这时入府的，当时不过四五岁。成年之后，她被平阳侯曹寿赏给了府中家奴卫平，从了夫姓，才算是有了姓氏，自此被称作卫女。

卫平是平阳县郊农户之后，父母因灾早亡，卖身为侯府家奴。一年秋猎之时，卫平舍身救主，才受赏脱了奴籍。二人成婚，卫平继续留在侯府，因敦厚老实，深得平阳侯父子喜爱，侯府上下对卫女也另眼相看。小两口和和美美，其乐融融。

转眼数年，卫女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生活不能说是富足但也算安乐，卫女本来就颇有几分姿色，安逸的生活滋润得她越发有韵味了。卫平侍奉少主，也算是略通文墨，三个孩子，一子两女，分别起名为长君、君孺和少儿。

这年秋收之时，卫女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卫平高兴得合不拢嘴，甚至早早就给腹中的孩儿起好了名字——卫子夫——他希望这是个儿子，也希望他将来成为读书人，光耀门楣。

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正值壮年的卫平突然一病不起，卫女起早贪黑、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请了数个大夫，无奈都是回天无力。卫平一天天消瘦下去，艰难地挨过了冬天，在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撒手人寰。失去主心骨的一家人顿时感觉天塌了下来，但卫女明白，纵有再多的伤痛，生活还要继续。

自丈夫死后，卫女就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了侯府的仆妇房内，子夫出生后，她的负担更重了。走投无路之下，她找到夫家几个堂兄弟。长君作为家中长子，被卫家收留。可是对于三个女孩，卫家人面露难色，无奈她只有自己带在身边。

侯府仆妇每天都在东门集合，等待分配任务。而每日清晨，郑季去前堂总是要路过这里。一群仆妇中，风姿绰约的卫女特别显眼，虽是粗布衣衫，仍难掩其清秀的面庞和玲珑的身材，郑季不禁开始留意卫女，而疲惫

的她不经意间也瞥到这火辣辣的目光。

大多数时候，她都在默默劳作，仆妇们叽叽喳喳，说着各自的快乐或者是不快乐，这一切都与她无关，她总是沉浸自己的世界里，快乐只有想起亡夫的时候才会有，而不快乐却总是如影相随。在这些妇人中，忧郁的她总是显得那么不搭调，难免被人指指点点。以前卫平在的时候，她是干屋里活儿的，丧夫之后，她成了别人口中的不祥之人，自然也就不能再待在屋子里了。一朝沦为粗使杂役，一群中年妇女，自然对年轻貌美的她怀有敌意。

这一天，卫女洗完衣服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住处，还没进门就感觉气氛有异。屋内隐约传来孩子欢快的笑声。进门便见一陌生男人在和孩子玩耍，正是白天盯着她看的那个儒生模样的人。男子笑盈盈地站起来说：“我听到孩子哭，便进来看看。”卫女赶紧行礼致谢，男子也不阻拦，只是告诉卫女，有难处尽管开口。闻听此言，卫女一阵感动，自丈夫去世以后再没人关心过她，就这么，突然对这个陌生男子有了几分好感，内心也无端生出些许慌乱。

郑季有意讨好，对卫女关怀备至，时时嘘寒问暖。家中几次困顿到揭不开锅，都多亏了郑季出手相助。一来二去，有些事在半推半就中水到渠成。

起初，卫女对丈夫之外的男人，还是有些抗拒，但郑季的承诺让她完全放弃了坚持。郑季许诺为她赎身，让她的孩子们脱离奴籍，这是她愿意为之付出任何代价的理由。

很快，卫女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这个孩子来得名不正言不顺，她十分羞愧。郑季也是一筹莫展，本是早有妻儿之人，不过贪恋卫女美色，自是不敢领回家中。卫女孤儿寡母，本想找个依靠，如此情形也是无可奈何。

卫女舍不得腹中骨肉，就这样一天天拖了下去，肚子也一天天明显起来。好在彼时民风开化，寡妇再嫁、非婚生子也是寻常事，加之郑季从中斡旋，除了几个长舌妇在背后指指点点外，管事倒也没有为难她。

十月怀胎，终于瓜熟蒂落。



是夜，郑季匆匆离去，窗外传来几声犬吠，但孩子依然睡得安稳，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卫女注视着身边熟睡的儿子，虽然出生不过旬月，眉眼间却已有灵气闪现，比起年长数岁的长君大有不同。卫女久久注视着孩子，不禁叹气，心道：“可惜了我的儿，注定要做个奴隶。”想起亡夫和寄人篱下的三个孩子，卫女心如刀割，忍不住潸然泪下。

渐渐地，郑季来得少了，偶尔一趟，也是匆匆就走。孩子一岁多了还没有名字。卫女再次提起赎身之事，郑季总是闪烁其词。

孩子一如既往的安静，安静得仿佛不应该属于这个年龄，也许是他知道母亲艰难，从不哭闹，从不挑食，一双乌黑的眼睛总是随着母亲的身影转动。那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偶尔到来，他不惊不喜，眸子宁静得如同秋日的湖水。从蹒跚学步到牙牙学语，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着。

一天，郑季面色阴沉，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半晌，卫女才懂了他的意思。原来侯府的差事换了别人，以后他想进侯府可就有难度了。卫女闻言，心中无限惆怅，原本想借助郑季让孩子们摆脱奴籍，现在看来是竹篮打水了。郑季不过一小吏，当年为讨好卫女，承诺了诸多空话，自知绝难兑现，如今脱身而去，心中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春去秋来，寒暑交替。日子再难也要熬下去，卫女咬牙擦干眼泪，这个孩子也在一天天长大，不知不觉，五载春秋转瞬而过。

洗衣房紧挨着侯府东花园，此处是侯府公子小姐们学习的地方，时常会传来琅琅的读书声。已经五岁的孩子对其他事情没有太多的好奇心，唯有对这读书声很感兴趣，总喜欢在院子附近徘徊。

侯府的书房高大向阳，门朝东方，三面有窗。

这日，孩子小心地探头张望，书房西窗下几条残破的书简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捡起书简，捧在手心，高兴地看了又看，然后紧紧攥在手心，打算再悄悄离开。书房中的孩子看见了比他们还小的孩子，很是兴奋，课堂乱成一团，先生只好停下课，移步过来。孩子看见先生，慌忙逃回洗衣房。

卫女正在晾晒洗好的衣服，没有注意到孩子，直到先生走到跟前，才

惊慌地行礼。这个黑黑壮壮的孩子浓眉虎目，先生仔细端详，似乎他的眼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平静和坚毅，竟敢直直地和他对视，大吃一惊，不过五六岁光景的孩子，竟然能如此沉着。

先生对卫女道：“这是你的孩子，几岁了？”

“五岁，孩子还小，不懂事，先生不要责怪。”卫女诚惶诚恐，生怕惹得先生不悦。

“不必如此紧张，我对这孩子有几分眼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唉，先生有所不知，家中无人识字，这孩子到现在还没有名字。”

先生见他手中还紧攥着那几条竹简残片，好似珍宝似的，觉得很是有趣，便伸手从他手中取过来。

“原来如此！”先生捻须沉吟道，“我看这孩子虽小，却也沉稳，不如这样吧，我给他取个名字如何？”

“多谢先生！”卫女行礼。

先生低头看着这竹简，念道：“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沉吟许久，对卫女道，“你生此子，自是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孩子手中的书简上，便是最适合他的名字，你姓卫，孩子就叫卫青吧！”

以后的日子里，孩子又有了新的乐趣，每天按时到书房的西窗下听先生上课。先生姓李，年四十有余，孑然一身，主攻儒学和黄老之说，兼修诸子百家，数年前被平阳侯聘为西席。面对一群贵胄子弟，李先生也是不得安稳。他自负满腹经纶，有治国安邦之才，却落得如此潦倒，教书为生，郁郁不得志。现在见到卫青，颇为欢喜。孩子安静懂事，听课比谁都认真，偶尔有机会写几个字，也是有模有样的。从卫青身上，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小男孩与众不同，在一群纨绔子弟中如鹤立鸡群。他很多次悄悄地注视着这个孩子，一旦有机会捧起书简，是从来不会主动放下的，他的眉宇之间有些说不出来的东西，幼稚的脸庞中却透着与他年龄不符的平静和坚毅。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子虽出身低微，但不自暴自弃，假以时日，必有所成！”先生捻须感慨，自此对卫青愈加用心。



李先生喜欢在饭后四处走走，很快，小卫青也有了这个习惯。每日黄昏时分，侯府花园总能见到一老一少边走边说，时不时蹲下，在地上写写画画。卫青学得很快，从《论语》到《诗经》，虽不能完全理解，也读得津津有味，识字写字更是用心，用不起昂贵的竹简，便在地上用树枝写。

卫青生性恬淡，不在意旁人的言语，也很少参与孩童之间的游戏，却对习字读书很痴迷。这让母亲感到很欣慰，她一辈子大字不识几个，却隐约觉得读书习字会让她的孩子走进另一个世界。

卫女一家生活拮据，对李先生纵有万分感激，也无以为谢，她只好时常为李先生浆洗缝补衣物。郑季一去多年，杳无音信，她不得不彻底放下了这段感情。正值青春的女人，终究还是寂寞的。李先生是出现在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博学儒雅，翩翩风度，是卫女前所未见的，交往之下，男人特有的阳刚之气也时时叩击着她的心扉。先生也对凹凸有致、正具成熟风韵的卫女心有好感。郎有情妾有意，终于有一日成就夫妻之实。

“你我今日行周公之礼，已有夫妻情分，有些事我自是不能隐瞒。”李先生长叹一声继续说道，“我本是罪人之后，隐姓埋名，浪迹天涯才能保全性命，不能娶你为妻，也不能给你名分。”

“贱妾是卑贱之身，能侍奉先生已经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先生有难言之隐，不必言说，妾不求名分，只愿能常伴左右。”

“树欲静而风不止，不知这样的日子，我还能过多久？”李先生的眼神黯淡下来，似乎有无尽的忧伤。卫女听不懂他的话，也读不懂他眼中深深的愁绪。她是一个女人，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的女人，活在这个世上，就如浮萍般无根无基，因为这几个孩子，才不得不苦苦地熬下去。和卫平时，她懵懵懂懂；和郑季时，她也多半抱着利用的心态；现在躺在身边的这个男人，却让她发自内心地仰望。

因为李先生，卫女的日子稍稍有了起色。家奴之子长到五六岁，便要被安排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一生的操劳自此开始，女儿们则可以留在母亲身边。

卫子夫自小生得俊俏，七八岁的年纪便柳眉杏眼、明艳动人。先生

第一次见到她，就开玩笑般说道：“明眸皓齿谁复见？”卫女隐约听懂是在夸子夫生得漂亮，不喜反忧：“唉，长得再漂亮，也不过是奴隶，将来还不是要找个农夫、奴仆嫁了？还不如生得粗笨些，我这个当娘的也少操点心。”

先生却不这么认为：“非也非也，人生际遇如天道，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孩子将来的造化，只有天知道，今日有缘遇见，自是不能让明珠蒙尘，以后让子夫也跟着青儿来书房，能不能识得几个字，就看她的天资了。”

子夫果然没让先生失望，非但识字很快，对音律之事也颇有兴趣。先生教得用心，子夫很快就能抚琴唱曲了。没有人知道，这个奴隶的女儿，日后会母仪天下，成为帝国皇后，享尽无限的尊崇，执掌后宫三十八年。可是，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到底幸还是不幸？没有人能说得清。如果没有天生丽质的姿容，没有深通音律的机缘，她或许会嫁给一个平凡的农夫或者奴仆，平淡安静地度过一生，也许可以安享晚年。可是从她被带进未央宫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就被另一个人掌握，这个人是天子，普天之下的王者，而后宫自古就是危机四伏之地，其间的争斗不比战场更有温情。虽有荣华富贵在，焉又比农家的平凡喜乐更幸运？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平阳侯不时考问几个子女的功课，对李先生的教导颇为满意。期间卫女又生一子，侯府中人都知道这是谁的骨血，也无人为难，先生给这个孩子起名为“步”。

“我冒姓李，今生想苟全性命，也不敢以真名示人。唉，惭愧啊！身为人父，都不能给孩子自己的姓氏，哀莫大于此！”

“先生莫叹气，妾身知道先生的难处。不管孩子姓什么，都是先生的骨肉。”尽管已有几年夫妻之实，卫女依然恭敬地称他为先生。

“也罢，几个孩子都姓卫，这孩子也姓卫吧！以后几个兄弟姐妹在一起，互相有个帮衬。”几年后，两人又诞下一子，从前例，起名为卫广。

自从有了两个孩子，李先生便开始考虑结束漂泊的日子，于是用积攒下来的银钱，在平阳附近购置了一处宅院，还陆续添了几亩上好的水田。